

电影《奥本海默》中国首映礼举行 诺兰：我始终关心戏剧性和讲故事的方式

“可能我每部电影的灵感来源都不一样，但在题材选择上，我始终最关心戏剧性，足够的戏剧性才能吸引观众。而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是创作中我非常享受的部分。”

8月22日，影片《奥本海默》在北京环球影城举行中国首映礼，克里斯托弗·诺兰时隔六年再度来到北京。谈及自己的“选材”原则，这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众多影迷的导演作如上表示。

《奥本海默》由环球影业出品，耗资约1亿美元，是曾执导《盗梦空间》《星际穿越》《敦刻尔克》等片的诺兰最新作品。影片的灵感来自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合著的《美国普罗米修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一书，聚焦“原子弹之父”的心路历程。

高概念、技术奇观、非线性叙事，在影迷心中，诺兰的电影具有属于自己的典型特征，基于此，《奥本海默》显得颇为不同。作为历史传记片，诺兰在其中摒弃了“高概念”设定，叙事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曾经的炫技式拼接，《奥本海默》在传记写作和历史叙事框架下，讲述了一个特别的人的重要人生经历。

“研究团队计算出了一种无法被排除为零的可能，即原子弹爆炸可能引发大气层的链式反应从而毁灭整个世界。但无论如何，奥本海默还是按下了实验按钮。最初让我着迷的点正在于此，于是我开始看书，读他的故事。奥本海默在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人，他生命中重要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变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诺兰坦言，他认为这样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应该有自己的银幕故事，“我没特别想要传递什么，戏剧化的故事不是告诉观众要怎样思考，而是带领观众与这样一个人物一起经历他人人生的一些阶段，沉浸式地感受身处在改变世界时刻当中的种种。”

《奥本海默》的演员阵容堪称超豪华。基里安·墨菲饰演主人公罗伯特·奥本海默，马特·达蒙饰演曼哈顿



计划的主管莱斯利·格罗夫斯，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始委员之一路易斯·施特劳斯。

谈及此次的演员选择，诺兰当日直言，“墨菲是我第一个联系的演员。事实上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尽可能不去考虑演员，而是完全从角色角度创作，这样的角色会更纯粹，墨菲非常符合。这部戏的众多演员在拍摄中都很投入，很多观众在观影时根本没认出小罗伯特·唐尼。无论是墨菲还是其他演员，拍摄过程中，我并不希望他们去模仿真实的人物，比如真实的奥本海默怎么走路、怎么说话，他们需要表达出的是他们深入理解后的那个人物。”

在诺兰看来，好的演员最重要的是真实，“表演风格、方式有很多，但

这一切的前提是真实，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角色，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在《奥本海默》中，包括原子弹爆炸的画面在内，诺兰皆选择以IMAX胶片摄影机实景拍摄而成，而非采用特效。对此，诺兰表示，“这样的拍摄技术能确保镜头让人有切身感受，尽管现在的特效技术水准很高，但很难达到那种真实的紧张感。而IMAX最接近人眼看到的真实，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震撼。”

三位一体核试无疑是影片绝对的视觉高潮。这一幕的处理中，诺兰呈现了真实的声音到达的延迟，纯粹的安静之中，灿若千阳的奇彩火光，大概25秒的一系列画面后，巨大的爆炸声才袭来。“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真实，另一方面利用最现实的感觉加强了戏剧性。其实声音到达的延迟和人物剧情也相关，可能火光出现的一刻有近乎神圣的美感，但声音预示了真正的危险，带领剧中人和观众回到现实。”诺兰说。

作为诺兰电影一个重要的审美标识，配乐永远为影迷津津乐道。在《奥本海默》中，音乐的贴合程度几乎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在观影时的“存在感”，但事实却是，整部电影的配乐时长达到了少有的一个半小时（一般为45至60分钟），对此诺兰表示：“我们在拍摄中基本是拍一周就确定出所拍部分的配乐，可以说音乐是和电影一起‘成长’的，有着一体的生命。”

《奥本海默》将于8月30日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
高凯

西汉铜鍮入藏国博



据新华社电 中国国家博物馆8月22日举行西汉河平元年铜鍮入藏仪式。此次入藏国博的铜鍮自铭为“鍮”，其价值体现在明确了此种器物的名称，从而解决了同类器物的命名问题。

鍮（音同“形”）为出门携带使用的盛酒器或盛食器。据介绍，这一西汉河平元年铜鍮高29.5厘米，直径12.8厘米，器身外壁有铭文31字，其中“河平元年供工昌造铜鍮”的文字内容，是其断代的重要依据。该类器物的命名，曾有“提梁卣”“樽”“瓮”“瓮形器”“三足提梁筒形器”等说法。

《最后的真相》明日公映



日前，电影《最后的真相》在北京举行首映礼，该片监制、领衔主演黄晓明，导演李太阁，领衔主演闫妮、阚清子等人亮相首映礼现场。

《最后的真相》讲的是一个悬疑犯罪故事，黄晓明在电影里饰演

一个落魄的想东山再起的律师，他为闫妮饰演的凶案嫌疑人做辩护，真相被一层一层剥开，人性被展露。一个边缘母亲的绝境救子，一场以爱为名的生死冒险，令现场观众无不动容。

谈及电影中的母子亲情，黄晓明表示：“剧本中呈现的母子情令我震撼，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有这样的母子，有这样的家庭，这种出于本能的不顾一切的爱，是非常打动人的。”

有观众映后表示，电影《最后的真相》情节反转不套路，每一次反转都是对片中每位人物内心的再一次剖析与审视。对此，导演李太阁表示：“影片名字是《最后的真相》，但其实我们揭露的不是关于案件最后的真实性到底是什么，而是每个人物从最初的伪装、博弈，到最后彼此真诚相对，这种情感，比案件的真相更动人，也是我们拍这部影片的宗旨之一。”

电影《最后的真相》将于8月25日全国公映。
北方

ChatGPT 对科幻文学有益？有害？

作为评委代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盛赞了本届参赛作品所表现出的惊人创作力，认为国产科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热潮之中，在创作者们的共同筑造下，呈现出一种鲜活的跃动。

本届读客科幻文学奖的参赛作品有不少涉及人工智能，有的表达了对AI危机的担忧与警惕，也有的传达出积极的期待态度，或是表现了温情柔软的内核。

对文学创作而言，ChatGPT是掣肘还是助力？对此，严锋、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等人围绕科幻写作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讨论。

作为科幻作品的资深编辑，姚海军对AI和写作感触颇深，在他看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分寸的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现在用的图书的封面设计，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效率也很高，确实比我

们请一个画家画，无论从成本和速度来讲都会快很多。”

严锋则表示，“如果ChatGPT帮你进行头脑风暴，帮你寻找写作素材，打开脑洞，这方面如果机器能够很快提供，我们就可以集中做更有创意、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领域都是有限的。”

但是，戴锦华则有不同的意见。她列举了如今在好莱坞发生的大罢工和欧美作家对AI技术的诉讼，来强调ChatGPT带来的危害。戴锦华认为：“一旦ChatGPT占据了人类既有的全部资料库，它将成为比人类更高明的说书人。”戴锦华强调了人的主体性，认为许多科幻作品是来自人的丰富情感体验，这是ChatGPT绝对做不到的。“在这次的参赛作品当中，我觉得我们的年轻科幻作者表达出了非常强大的想象力，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坚强的勇气，一种勇敢和坚强的态度，这是特别感动我的地方。”戴锦华说。
上官云

今年，《流浪地球2》等科幻题材影视作品在社交平台上引起大家热议，而不少科幻作品也受到关注。

第三届读客科幻文学奖于日前颁发，共产生34名获奖者，其中3位作者将金奖收入囊中。金奖获奖作品分别是齐然的《拉普拉斯的回旋》，菊储的《假如情感能贩卖》以及么瑶的《退回童年》。